

第 1 章

這天的雨下得跟「那天」一樣的大。

甯靜將身子縮在小小的傘下，微微眯起了瞳眸，努力地將目光穿透被雨打濕的眼鏡，搜尋著消失在滂沱大雨中的小徑，小心翼翼地邁開步伐，謹慎地前進。

她可以聞到空氣中夾雜著樹葉與泥土及水氣的特殊氣味，根據研究，這主要是由臭氧還有氣溶膠組成，只要是嗅覺稍微敏銳些的人幾乎都可以察覺到，可對甯靜來說，今天這場大雨中除了這熟悉的氣味之外，還隱隱約約的混雜了一種讓人很不舒服的腐臭味，讓她的胸口莫名其妙地窒悶，就像壓著一塊大石頭似沉甸甸的。黑壓壓的雲層突然亮了亮，隨即劈過一道響雷，彷彿撼動了整個世界，讓甯靜不清楚自己的身子是因為暈眩而搖晃，還是因為這道震天價響的巨雷。

雷電交加之後，雨勢更加磅礴了，雨水如冲破閘門的洪流狂洩。

原本略嫌單薄的雨傘骨架撐不住強烈的雨勢，傘面頓時塌陷了一角，被隔絕的雨水霎時傾盆而入，讓早已濕了半邊身子的甯靜徹底淪陷在雨水中。

很冷。但這遠不及那不斷鑽入鼻腔的氣味讓她不適，那股噁心的味道就像無數隻蛞蝓爬過心頭，濕冷黏膩，令她白皙細緻的皮膚勾起密密麻麻的小疙瘩。

轟隆！

雷聲驟響，彷彿就在耳邊爆開。

甯靜摘掉架在鼻梁上的黑框眼鏡—反正它早失去作用，放下傘，徒勞無功的舉起單手遮住頭頂，悶著頭往前疾走，試圖甩開那讓她不安的氣息。

「啊—」

突然，一道尖銳的聲音穿透了雨聲傳來，帶著恐懼懊惱的情緒。

甯靜的腳步頓了頓，同時聞到了一股甜甜的香水味。

她將臉微微轉過右後方—那味道傳來的方向，有一片樹林擋住了視線。

她正躊躇著該不該上前查探時，一道纖細的身影搶先衝出了樹林。

那是一個穿著紅色洋裝，身材曼妙的女子，烏黑的秀髮在腦後盤成髻，幾縷髮絲落在如天鵝般美麗的頸項，即便視力不是很好，甯靜的目光還是忍不住流連在那道纖細姣好的線條上。

「啊，妳全身都淋濕了耶，怎麼不撐傘啊？」女子發現了她，好奇的問。

「妳沒事吧？剛剛我似乎聽到尖叫聲。」甯靜不答反問。

「我？呵呵，那是我在跟我男友鬧著玩的。」女子邊說邊走上前，似乎發現甯靜手中的那把傘已不敷使用，將她納入了自己的傘下，爽快的道：「給妳。」

女子身上的濃厚香水味讓甯靜的鼻子不是很舒服，卻稍微蓋住了之前讓她作嘔的腥臭。

「不用了，反正都淋濕了，謝謝。」甯靜婉拒。

女子朝她微微一笑，硬是把傘塞入她手中，沒等她反應過來，又往樹林裡衝進去。

大雨中，甯靜隱約看到一隻模糊的手臂自樹後伸出，將女人拉了過去。

混合著笑意的尖叫聲又間間斷斷的響起，然後淹沒在雨聲中。

甯靜收回視線，勾起唇瓣，輕輕搖頭，談戀愛真是讓人瘋狂，這種大雨天他們卻

寧願在雨中嬉戲，也不想待在乾燥溫暖的屋內休憩。

她忍不住打了個噴嚏，攢緊了手中的雨傘，繼續往目的地邁進。

她不得不感謝那個狂放卻好心的女子，至少有了這把傘，她好歹可以少淋許多雨。

不知道走了多久，一間兩層樓的舊式洋房終於映入眼簾。

甯靜用手隨便抹了抹眼鏡，重新掛回鼻梁之上，雖然她的近視只有一百五十度，就算不戴眼鏡也不至於造成太多困擾，但她平常還是習慣戴著眼鏡，好像這樣就可以讓自己隔絕在安全地帶，不用擔心別人窺探她的心思。

「哎呀，看看妳，這都淋成了落湯雞，真是的，就說雨這麼大不用過來了，妳這孩子就是固執。」

一個微胖的身軀在大門打開之後躍入甯靜的眼中，邊嚷嚷著邊將她給迎進屋，然後又忙著轉身走向裡間，拿了條乾淨的毛巾出來。

「放心，我這麼壯，淋點小雨不會有事的。」甯靜微笑著搖頭，由著胖姨替自己擦拭臉上的雨珠。

毛巾的淡淡香味覆蓋了殘留在鼻腔間的異味，讓她忍不住深深吸了口氣。

「瞧妳瘦得前胸貼後背，手臂細得跟竹竿一樣，哪裡壯啊？妳們年輕女生就是這樣，老是說自己胖要減肥，都不知道胖點才有福氣，才好生養——」

糟糕，她不小心讓胖姨開啟了叨念模式，只好故作可憐的轉移話題，「我好冷喔。」

剛好，鼻子很配合的打了個噴嚏，而且一發不可收拾的又連續貢獻了幾個。

「快快快，快去洗個熱水澡，免得真的感冒了。」胖姨果然停止叨絮，將甯靜趕進了浴室。

等甯靜泡了個舒服的熱水澡，吹乾頭髮，換上一身乾爽的白色棉麻連身洋裝走出浴室時，胖姨已經端來一杯冒著些許白霧的熱牛奶，催促著她喝下。

甯靜聽話的接過杯子，在胖姨滿意的注視下，仰頭將牛奶灌入喉中，瞬間一股暖意從胃部蔓延到四肢，驅走了僅存的寒意，整個人溫暖了起來。

「謝謝胖姨。」甯靜笑得彎彎的眼中充滿感謝。

胖姨故意翻了翻白眼，「胖姨不要妳的感謝，只要妳好好照顧自己，胖姨就阿彌陀佛了。」

「我一向都把自己照顧得很好啊，妳別擔心。」甯靜的語氣輕快。

打量著眼前的女孩，瑩亮的黑眸因為眼鏡而遮去不少光彩，讓人看不清她眸底的情緒，但胖姨永遠無法忘記，當初那個事件發生後，那雙強忍著淚水的眸中充斥著多堅定的決心。

「妳這固執的個性……」胖姨搖頭輕嘆，沒把話說完。

甯靜腦中自動接了她的後半句話——「就是隨了妳爸」，心頭緊了緊，唇畔反而浮現一抹淡淡的笑意。

「我媽醒了嗎？」

胖姨的臉上淨是疼惜，手指比了比二樓的方向，「剛醒一會兒，去看看她吧。」

甯靜點點頭，走出幾步就駐足回頭問：「綠豆薏仁湯？」

「什麼都瞞不過妳這狗鼻子。」胖姨笑開了嘴，「正好冰涼了，我替妳盛一碗。」

甯靜樂得綻出笑顏，「就知道胖姨最疼我。」

「去去去。」胖姨朝她揮揮手，含笑看著她纖細的身影消失在樓梯盡頭。

二樓的氛圍跟一樓截然不同，甯靜才踏上二樓，鼻間就充滿了各種氣味——濕悶的、消毒的、陳舊的，還有非常細微的尿騷味。

掛在長廊壁上的老時鐘發出滴滴答答的聲響，但時間在這裡卻彷彿靜止在某一刻，未曾前進過。

甯靜走過長廊，緩緩推開位於盡頭的木製房門，方才聞見的氣味更加濃重，撲面而來，可這縈繞的氣味卻讓她幸福的笑了，因為這代表母親的存在。

她深吸了口氣，將門徹底敞開，俏皮的揚聲，「媽咪，我來看妳嘍，妳有沒有乖乖的？」

房內，窗簾隔絕了窗外的大雨與光線，黑暗一片，只有門外流瀉而入的長廊燈光，映照出一道坐在床緣的身影。

「媽咪，妳又不開燈了？」甯靜走進房內，摸索到牆邊的開關，將燈打開。

原本漆黑的燈光忽然明亮起來，原本坐在床上的人影卻猛的一個竄步向前，將燈關掉，「噓，不要開燈，他會找到我們，不能開燈！」

甯靜的心酸酸澀澀的，但臉上的笑容未減，柔聲安撫母親，「不會的，他再也找不到我們，我們安全了。」

比甯靜矮上一個頭的甯母遲疑的頓了頓，「真的嗎？妳不要騙我喔。」

「我當然不會騙妳，不然我們開燈看看，是不是跟我說的一樣，好嗎？」

甯母躊躇了許久，好不容易才下定決心似的點了點頭，緊緊握住了甯靜的手，不放心的再三追問：「妳不會騙我吧？」

甯靜回握住她的手，肯定的回答，「絕對不會！」

燈重新被打開，光線照亮了房內的每一個角落。

甯母驚恐不安的尖叫了聲，抱頭往床上竄，拉起棉被將自己從頭蓋住。

「媽咪妳看，真的沒事了，我在這裡，我會保護妳的。」甯靜上前彎身將母親連同棉被一起抱入了懷中，即便隔著棉被，她依然可以感覺到母親的恐懼與顫抖。

窗外又打了一道響雷，甯母更加的驚懼，忽地掀開了棉被跳下床，慌張地在房內踱步，喃喃自語著，「丫丫—丫丫—快點藏好，絕對不要出來！」

甯靜的眼眶忍不住紅了，忍住哽咽，她趕緊趨前環抱住母親，一遍又一遍地輕聲道：「丫丫很好，丫丫在這裡，丫丫沒事。」

甯母惶恐的情緒在甯靜的撫慰下總算逐漸平息，她抬起茫然的眼望向甯靜，「丫丫沒事？」

甯靜笑著點頭，眸底卻閃爍著淚光，肯定的重複道：「沒事。」

「丫丫沒事……丫丫沒事……」甯母露出安心的神色，由著甯靜將她帶回床沿坐下。

站在母親面前，甯靜很難將眼前這個頭髮蓬亂、臉頰凹陷，皮膚蠟黃的女人，跟當年那個風姿綽約，豐腴美麗的母親聯想在一起。

當時的母親多美啊，總是盤起一頭烏黑秀麗的長髮，露出了天鵝般的白皙脖子，

聽說母親年輕時追求者眾，是鎮上最美的女人，多少富豪公子哥兒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，可她偏偏選中了最不起眼，只是個藥局老闆的父親。

妳爸爸他呀，雖然不會甜言蜜語，也沒送東送西，但是他踏實憨厚，總是默默的守護著母親，讓我打心底認定，這輩子就跟著這個人了。

果然婚後他將我捧在手掌心疼愛，捨不得她勞苦，總是搶著把所有事情往自己身上攬，除了要忙藥局的事之外，家事也幾乎全包了。尤其是妳出生之後，為了給我們更好的生活，開店之前他甚至還去送報紙，每天累得筋疲力盡，卻從沒有對妻小大聲說話過。

我最愛他的憨笑，就算再苦，那笑容總是那麼純粹的開心，連我也覺得幸福起來呢。

甯靜的腦海中響起母親回憶起父親時，那特別溫柔的聲音。

可這樣平凡美滿的日子卻在那個雨夜被破壞殆盡，讓甯靜失去了父親，也同時「失去」了母親。

「媽咪……我好想妳。」想念母親清醒的叫喚她，想念母親清楚的知道她是她母親。

甯靜不捨的撥開甯母臉頰上的頭髮，順著她的髮絲來回輕撫著，就像小時候母親對待她那般。

只見甯母抬起了頭，目光清澈地盯著甯靜看，「丫丫……」

甯靜驚喜的半蹲著身子，讓自己跟母親的目光平視，「媽咪，是我，我是丫丫。」她在母親的眸中看到自己的倒影，充滿著孺慕與殷切。可母親卻好像在分析她似的盯著她許久，然後露出了靦腆的笑容，不太好意思的道：「小姐，我們見過面嗎？我感覺妳有點面熟。」

甯靜原本雀躍的心又一點一點的涼了。「媽咪……」

甯母怔忡了片刻，旋即突然抓住了甯靜的手，臉上閃過急切無措，「小姐，妳在找妳媽媽嗎？可是不認識妳媽媽一對了，我也在找我女兒，妳有看到我女兒嗎？丫丫……丫丫在哪裡？妳帶我去找她好嗎？」

看著母親又逐漸迷失的神情，甯靜的心狠狠的擰緊了，朝甯母溫柔的哄道：「她跟爸爸出去了，妳忘記了嗎？」

「她跟她爸爸出去？」甯母茫然的重複了一遍，困惑的皺起眉頭，「那怎麼沒帶我一起去呢？」

「因為妳生病了，所以他們要妳乖乖在家等他們，等妳的病好了，我就帶妳去找他們，好嗎？」

甯母迷惑地問：「我生病了嗎？」

甯靜拿起桌上的藥袋，肯定地道：「是啊，妳看，這是醫生開給妳的藥，就是要讓妳的病快點好起來。」

「醫生開給我的藥……」甯母將藥袋拿到手中端詳著，「謝一麗一敏——是我的名字，真的是我的藥？」

「是啊，我不會騙妳的。」甯靜扯出一抹心酸的笑。

甯母微微的咧開了唇傻笑，突然臉色一變，齙牙咧嘴地抓緊甯靜的手，「不對，老公絕對不會放著我不管，妳到底是誰？他們在哪？是不是妳把他們藏起來了？妳是壞人，妳是壞人！」

「不是一媽咪—」

「我不是妳媽咪，我的女兒叫丫丫，我的女兒呢？妳快把她還給我！」甯母猛的鬆開手，轉而去抓甯靜的腦袋，發了狂似的拽著她的頭髮嘶吼。

從頭皮傳來的痛楚讓甯靜忍不住驚呼出聲，但卻遠遠不及她的心痛。

打從「那天」之後，母親的狀況就是這樣時好時壞。

「哎呀，麗敏，快點住手！」胖姨端著兩碗綠豆薏仁湯上樓，才開門就看到甯靜被甯母拉扯著頭髮，連忙將手上的托盤放在一旁的桌上，顧不得甜湯往外灑出一片，衝上前阻止甯母。

「她是壞人，她把丫丫藏起來不讓我看，她是壞人。」甯母敵視地指控寧靜。

「妳仔細看，她就是丫丫，她就是妳女兒啊。」胖姨使勁想扳開甯母的手。

甯母愣了愣，遲疑了半晌。

胖姨趁機將她的手扯開，解救了甯靜的髮絲。

「不是……我丫丫才這麼大……」甯母迷惑的用手比了比自己肩膀的高度，「我的丫丫……」

胖姨紅了眼眶，「麗敏，都過十五年了吶，妳怎麼就不醒醒呢？」

甯母出神的呆坐片刻，突然看著胖姨問：「覺瀚呢？文佳，覺瀚怎麼一直不回來？他是不是不要我了？是不是因為我被……啊！不要、不要……滾……不要碰我……惡魔一惡魔！」

「麗敏啊，我可憐的麗敏……」胖姨再也忍不住流淚，環抱著從小情如姊妹的好友低泣。

甯靜心如刀割，但仍然平靜地看著眼前早已熟悉的混亂，俐落地撕開藥包，將藥丸倒在掌心，再倒一杯水遞給胖姨。

胖姨會意的點點頭，接過了水及藥丸，半勸半逼的讓甯母將藥吞下去，再扶著她躺回床上，輕哄她休息。

甯靜退出房外，站在長廊的窗邊，看著窗外的淅瀝大雨，這場雨就像下在她心上，從那天起就沒有停止過，好幾次都差點將她淹沒、吞噬，但她知道自己不能倒下，她有責任也有義務，好好的活著。

那傢伙，她絕對要抓到他不可！

甯靜的手在身側緊緊握住，指甲深深的掐進了掌心卻不自覺，只因這個痛楚遠不及那場噩夢帶給她的，毀天滅地的痛楚。

不知道過了多久，背後傳來門把轉動的聲音。

甯靜深吸口氣，轉向剛自房間走出來的胖姨，苦笑道：「辛苦了。」

母親自從變得神智不清，記憶只停留在過去，只認得跟自己從小一起成長的好姊妹，所以在她情緒激動時，都需要靠胖姨安撫。

胖姨搖搖頭，心疼的摸摸甯靜的臉蛋，「真正『心苦』的是妳，想哭就哭出來吧。」

一抹水光自甯靜的眸底一閃而逝，只留下純粹的笑容，她撒嬌的攬住了胖姨的手臂，「我幹麼哭？有妳們陪著我，我超幸福的啊。」

胖姨無奈的搖搖頭，「妳這孩子。」堅強得讓人捨不得。

「聽胖姨的，把過去放下，好好找個男人交往，結婚生子，這樣才是我跟妳爸媽想要見到的。」

甯靜垂眸不語，突然打了個噴嚏，「哈啾——」

胖姨驚呼，「糟糕，一定是剛剛淋雨著涼了，還是不要喝冰的了，胖姨去幫妳煮一碗紅棗銀耳湯。」

「謝謝胖姨。」甯靜也不客氣的接受了胖姨的好意。

胖姨擺擺手，搖晃著福泰的身子走開，完全沒發現這是甯靜轉移她注意力的招數。結婚生子對現在的甯靜來說，是個遙遠的事，在她的生涯規畫中，從沒把這個項目包含在內，也毫無興趣。

甯靜用手揉了揉鼻子，又打了個噴嚏，她將窗打開，遠遠眺望出去，這氣味……她眉頭微微擰了擰，心中莫名的不安起來。

雨嘩啦啦的下，絲毫沒有減緩的跡象。

「站住，別跑！」

大雨中，兩個身影在曲折的巷弄間追逐著，前方的人死命的跑著，後方的人鍥而不捨的追著。

「兔崽子，你給我站住！」後方追趕的男人大吼。

「我傻了才會聽你的！」前方的男子邊跑邊回應。

「該死！」後方的男人懊惱的咒罵了聲，抹去臉上的雨水，埋頭苦追。

前方的男子熟門熟路地穿梭在彎曲交錯的小巷弄之間，逐漸拉開了與身後男人的距離，臉上露出了得意的神色。

「我可是地頭蛇，這裡的大街小巷閉著眼都能走，你們這些條子哪抓得到我？掰掰了。」男子回頭看了看遠遠落在後頭的警察，露出了輕鬆的笑意，甚至還調皮的揮了揮手。

可人算不如天算，在他得意洋洋的轉回頭，準備腳底抹油快閃時，一隻修長強壯的腿突然從一旁用力踹出，讓他毫無防備的失去平衡，在地上滾了好幾圈。

沒等男子有喘息的機會，一個身影已經壓了上來，俐落的將男子的手反折在身後，拿出手銬將他銬上。

看了眼來者，男子絕望的停止掙扎，齜牙咧嘴的求饒，「痛痛痛……輕點輕點！」

「不跑不就沒事了？起來！」嚴鎧拍了下男子的頭，將他扯了起身。

男子縮著脖子，嘟囔道：「有賊遇到兵不跑的嗎……我又不是傻了。」

「還多嘴！」嚴鎧又拍了下他的頭。

「哎呀呀，別再打了，會變笨。」男子舉起被銬住的雙手擋了擋。

「頭兒，還是你行。」方才落後的警察這時氣喘吁吁的趕上來，朝嚴鎧比了個大拇指。

嚴鎧瞥了眼大口喘氣的潘彥武，淡淡道：「以後每天晚上四百公尺跑五圈再回去。」

「頭兒……太狠了吧……」潘彥武垮下臉抗議。

嚴鎧的唇瓣彎起愉悅的弧度，「六圈。」

「頭兒英明威武，所做的肯定是最睿智的決策，敬禮！」潘彥武馬上站直身子行禮，哪還敢再討價還價。

嚴鎧滿意的點點頭，口袋中的手機突然響了起來。

他自褲袋中取出手機，瞄了眼來電號碼，將逮捕的男子交給潘彥武，自己走到一旁的屋簷下講起電話來了。

「都是你這臭小子。」潘彥武跟著將男子拖到對面的屋簷下，掄起拳頭就往他身上揍了一拳。

「警察都這麼喜歡打人的嗎？」男子委屈的扁扁嘴。

「呸，要是真的打你，你早就躺下了，還能這樣耍嘴皮子？下次再跑給我追，我就打斷你的腿。」潘彥武惡狠狠的瞪了男子一眼。

「真倒楣，要不是遇到這個『刑事之虎』，我早就逃走了。」男子小聲咕嚕著。

「你的確是夠倒楣。」潘彥武幸災樂禍的扯扯唇，看向嚴鎧的目光充滿了崇拜。不遠處的嚴鎧，穿著淡藍色襯衫與卡其色長褲，腳上是一雙黑色漆皮鞋，身形頗長高挑，斜倚著矮牆講電話，簡直是一幅讓人賞心悅目的畫。

「嘖嘖嘖，他當刑警真是可惜了。」被銬著雙手的男子搖搖頭嘆息，連他這個男人都忍不住多看對方幾眼，更別說女人了。

「當刑警有什麼不好？英姿颯颯，說有多威風就有多威風。」潘彥武不苟同的瞪了男子一眼。

男子上上下下打量了下潘彥武，露出了鄙夷的神色。

「幹麼，欠揍嗎？」潘彥武掄起拳頭揮了揮。

男子縮了縮脖子，諂媚的笑，「沒有沒有，你說的對，太對了。」

潘彥武放下手，「你再這麼油腔滑調啊，上法庭也是討不了好果子吃。」

男子愁眉苦臉，「哎，大哥，我不過是個小小的駭客跟竊賊，哪值得你們這些刑事警察勞師動眾的追捕我？」

潘彥武指了指嚴鎧，「這就要看你到底哪裡惹到他了。」

男子跟著看向嚴鎧，一張臉比吃了苦瓜還要苦，他真是不知道啊，只知道自己不過剛準備大幹一筆，就被逮了。

「帶他回去。」嚴鎧講完電話，穿過雨幕，大步地走向他們。

人帥就是不一樣，就算淋濕也不顯得狼狽，依然有型。潘彥武跟一旁的男子看著嚴鎧走近，同時讚嘆著。

「組裡有事？」敏銳地察覺到嚴鎧的神色不對，潘彥武好奇的問。

嚴鎧仰頭看了看依然烏壓壓一片的厚重雲層，雨水如注往下墜落，喃喃道：「這雨下得也太久了。」

這場大雨一直下了一個多星期，才斷斷續續的停歇。

「甯靜，妳聽說了嗎？」

剛從外頭跑完新聞，才坐回座位準備寫稿的甯靜，屁股才沾上坐墊，一旁的同事

艾薇就湊上前悄聲問。

甯靜睨了她一眼，唇角微微翹起，「說吧。」

艾薇忙迫不及待的道：「發生大事情了。」

「又是哪對夫妻吵架？還是男女朋友分手鬧自殺？」甯靜一臉意興闌珊。

她們這種資歷最淺的新進記者被分派到的往往都是些小新聞，根本接觸不到什麼大案子，而艾薇說話，一向喜歡誇大其辭。

「這回妳猜錯了。」艾薇很得意的微微抬起下巴。

甯靜打開電腦，微微扯了扯唇角，將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工作。上。

「欸，妳不想知道嗎？」艾薇輕輕敲了敲桌面，不是很滿意她的忽視。

甯靜好笑的道：「我剛剛不是叫妳說了嗎？」

艾薇跟她的年紀相仿，性子卻比甯靜稚氣許多，她們都是同一梯次考進這間雜誌社的，感情也就特別的好。

艾薇噘噘紅唇，「妳看起來沒啥興趣啊。」

甯靜無奈的搖搖頭，停下在鍵盤上飛快打字的手，專心的看著艾薇的雙眸，「我真的很好奇，妳快說吧。」

艾薇馬上受到鼓舞似的又提起精神，神祕兮兮的壓低聲音，「馬玉華失蹤了。」

「馬玉華？」甯靜在腦海搜尋著這個名字的相關資料。

艾薇拍拍額頭，一臉鄙夷，「欸，妳千萬不要說妳是記者，竟然連馬玉華都不知道？」

甯靜不以為意的淺笑，「她是誰？」

艾薇又將身子傾向甯靜，如數家珍似的介紹起馬玉華的身世背景，「她可是飛馬集團總裁馬仕欽的獨生女，鼎鼎有名的社交名媛，那些精品名牌的發表會都可以見到她的身影，長相身材都不錯，最近還打算進軍演藝圈呢。」

甯靜聳了聳肩，「喔？沒印象。」

艾薇翻了翻白眼，「真是的，我看妳對報社的資料庫最有印象。」

她覺得很奇怪，甯靜的模樣清麗，雖然戴著一副黑框眼鏡，但不讓人覺得難看，反而更有股文青的味道，氣質清秀，雖不是絕色，但也是中上等的美女。

照理說，她應該有很多追求者，整天約會玩樂才是。可不知道為什麼，這個看起來纖弱的女子，對一般女人最愛的時尚流行、裝扮穿搭、追星八卦等等，完全沒有興趣，反而對社會案件，尤其是姦殺或變態殺人案件特別注意，整天窩在報社的資料庫中翻閱一些陳年舊案，既不逛街，也鮮少跟她們聚餐。

唉，這女人這樣下去怎麼得了啊？看樣子得好好替他介紹個對象，將她導回「正途」不可。

甯靜好笑的瞟了眼艾薇，「別打歪主意，我現在很好。」

艾薇已經無數次提過要介紹男友給她，而她也拒絕了無數次。

艾薇無奈的搖搖頭，「妳是我肚子裡的蛔蟲啊？我在想什麼妳都知道。」

「我還知道妳等等想吃什麼。」甯靜微笑著側身，拿起掛在椅背的袋子。

艾薇好奇的看著她將袋子遞向自己，將目光探進打開的袋子，隨即驚呼出聲，「是

BEARD PAPA' S 的泡芙？！我的老天鵝啊，妳真的是我肚子裡的蛔蟲耶。」

「現在我可以專心寫稿了嗎？」甯靜得意地道，用食物堵艾薇的嘴一向有效。

艾薇將袋子抱在胸前，一臉滿足，點了點頭道：「不吵妳了。」

甯靜淺笑著，又將注意力放回工作上。

艾薇走開幾步，又停頓了下，回頭問：「欸，妳不好奇馬玉華為何失蹤嗎？」

甯靜想了想，反問：「已經確定是失蹤了嗎？」

「快兩個星期沒回家，她爸媽都快發瘋了。」

甯靜沉吟著，「是嗎……」

「總之，上面今天探到消息，決定成立專案小組準備跟這條新聞，看來我們的工作又要加重了。」艾薇不甘願的苦著臉。

「或許事情沒這麼糟。」這些富家千金也許是突然興致大發搭飛機出國散心，說不定過幾天就倦鳥知返了。

艾薇聳聳肩，轉過身就將這件事拋在腦後，興高采烈的捧著自己的甜點走開。

甯靜本以為這只會是個虛驚一場的插曲，沒想到馬玉華的失蹤，卻是拉開一切的序曲。

第2章

鬆軟的泥土，烙上了凌亂的腳印。

山路旁的樹林中，拉起了黃色的封鎖線。

嚴鎧緊擰著眉心，神色冷冽，雙手懷抱在胸前，目光穿透蹲在地上鑑識的員警身影，落在了那抹紅色的裙襬上，腦中迴盪著的是家屬聽聞噩耗後，一陣陣撕心裂肺的嚎哭聲。

「嘔——」

一道身影衝到一旁的樹邊，還來不急彎腰，胃袋中的東西已經迫不及待的衝出喉頭，他只得扶著樹幹狂吐起來。

「呸，真是沒用。」潘彥武鄙棄的看了眼又一個衝去吐的新進警察，邊搖頭邊走向嚴鎧，但等看到嚴鎧調侃的眼神，他又不好意思的搔搔腦袋，改口道：「不過這也是成為好刑警的必經過程，以後他們一定也會跟我一樣優秀的。」好吧，他承認自己以前剛看到屍體時吐得更凶。

嚴鎧收起瞟向潘彥武的視線，再次看向那倒躺在微濕泥土上的身影。

潘彥武順著嚴鎧的目光看去，露出了憤慨的神色，「這凶手也太變態了，根本是把殺人當成樂趣，喪心病狂。」

「天生殺人犯。」嚴鎧的聲音淡淡地響起。

「什麼？」潘彥武沒聽清楚。

嚴鎧沒有回答，舉步向前，「走吧，去看看找到些什麼。」

潘彥武搔了搔腦袋，沒敢耽擱，追了上去。

而就在員警們仔細地勘察現場時，另一頭N報社稍早前接獲消息之後也炸開了鍋，趕緊召開會議商討採訪方向，並打算派資深記者前往採訪。

「長官，拜託，請讓我去！」

社會新聞組組長黃永權的桌前，甯靜認真執著的懇求著。

黃永權臉色不豫的回答，「別胡鬧了，這不是妳分派到的工作。」

「我知道這種案子一向不是我這種新進記者可以跟的，不過我保證一定會帶回獨家。」

「妳保證？」他這句疑問是從鼻子哼出來的。

「案發地點在我母親住所附近，而且我合理地猜測，我應該跟受害者打過照面。」當她聽到有關受害者的簡述時，鼻間彷彿又充斥了那股濃厚的香水味，腦海迅速浮現出那抹紅色的曼妙身影，還有那歡快的神色。

她這話的確勾起了黃永權的興趣，眸底閃過一抹欣喜，「妳見過受害者？」

甯靜面色沉穩，「我希望不是。」

她還是無法做到將工作成就凌駕於良心與悲憫之上。

黃永權眯了眯眼眸，略帶嘲諷地道：「妳不夠嗜血，是無法跑出什麼頭條新聞的。」甯靜抿抿唇，沒有接腔。

黃永權笑了笑，「一開始大家都是這樣的。」

所有的熱血與純真，都會在踏進這名叫「社會」的大染缸之後，隨著時間而改變。

甯靜斂眉，口氣堅定，「我會盡我的所能把工作做好的。」

黃永權打量著甯靜秀麗的臉龐半晌，突然將身子朝桌面前傾，好奇的問：「我記得妳當初通過初步篩選，面試的時候曾說，妳希望跑社會線，是因為妳希望揭發所有的黑暗，讓所有受害者沒有遺憾。」

甯靜迎視著黃永權的目光，輕輕頷首，「是的。」

「但是妳難道沒想過要揭發黑暗，自己也得先成為黑暗的一分子？」

她毫不考慮的回答，「沒有。」

黃永權看著甯靜，突然笑出聲，「好吧，就讓妳去跑，不過妳要有心理準備，這不會是個愉快的差事。」

甯靜喜出望外的承諾，「我會好好做的。」

黃永權點點頭，「我拭目以待。」

這條新聞被派給甯靜，在報社造成了不小的騷動，眾人譁然議論，連艾薇都不敢置信的跑來跟她確認了好幾次。

「妳真是太倒楣了。」這是艾薇最後的結論。

甯靜根本無暇去揣測其他人的想法，匆忙搭著攝影記者的車趕赴現場。

跟她搭配的攝影記者陳明偉是老油條了，對她這個小記者沒什麼興趣，嘟囔著抱怨了幾句類似「怎麼派這種沒實戰經驗的新人跟他搭配，上面的人腦袋是破洞了嗎」的話，沒有多理會她，專心地開車。

車子很快就抵達現場，陳明偉停好車，沒說什麼，一溜煙就衝下車，大步走向路邊的樹林中。

甯靜不以為意，將包包的斜背帶拉順，跟著下了車，卻見陳明偉被幾個警察擋了下來。

「你們回去吧，目前案情還沒明朗，不接受採訪。」

「警察先生，我們只是看看，不會打擾你們太久。」

「不行，你們快走吧。」

「不然就拍幾張照片，好讓我可以回去交差啊。」

「已經說不接受採訪了，還拍什麼照？你要交差，難道我不用交差嗎？」

甯靜安靜地看著陳明偉跟警察討價還價，鼻息間又充斥著那股讓她作嘔的氣味。

「別這麼不通情理嘛，來，抽根菸。」陳明偉不死心的繼續「盧」警察。

警察越來越不耐煩，斥喝道：「去去去，回去等記者會，否則別怪我用妨害公務辦你了。」

陳明偉碰了一鼻子灰，悻悻然地往回走，經過甯靜身邊時又咕噥道：「真是沒作用。」

甯靜卻彷彿沒有聽見似的，突然扭頭往另一旁走去。

「喂，妳要去哪裡？」陳明偉困惑地朝甯靜的背影喊著。

甯靜沒有回應，只是忍住嘔吐的慾望，順著那氣味的方向走去。

那是在案發現場另一頭的樹林中，泥土因為前陣子的大雨沖刷而鬆軟不少，有些部分甚至顯得些許的泥濘。

甯靜不在意自己的布鞋陷入泥濘，也不在意在穿越樹叢時割傷了手，像著了魔似的追著那股氣味走，完全沒發現自己正朝著一個足有半個人高的窟窿走去。

突然，腳下一個踏空，她的身子晃了晃，整個人就要往前撲倒，雙手慌亂地在半空中抓了抓，準備承受接下來的撞擊時，腰間卻感覺到一道力量穩住了她的身子，接著將她整個人往上拉，直到撞上一堵帶有溫度的「牆」才靜止下來。

驀的，她的鼻腔被這道「牆」散發出來的潔淨氣息充滿，不再為盤旋不去的腐爛味所苦，她忍不住深深吸了口氣。

這味道……讓人感覺真舒爽。

「找死嗎？」

甯靜還來不及回神，頭頂上已經飄來一道不悅的低沉斥責，身子也被推離那堵鋼硬卻溫暖的「牆」。

她定了定神，朝站在眼前的身影望去。

陽光自他高大的身影後方照下，讓她的眼前瞬間白晃晃的，好半晌才聚焦在那張背光的臉龐上。

那是一張好看的清俊臉龐，古銅色的肌膚讓他的俊美多了分粗獷，嚴格說來，是男人味十足的。

「小孩子不乖乖待在家裡，跑來這裡幹麼？知不知道妳剛剛差點摔進坑裡？」

男人教訓的口吻讓甯靜原本要說出口的道謝又吞了回去。

她整了整衣衫，平靜的道：「我不是小孩子了。」他用哪隻眼看到她是小孩子的？

男人的目光這才又仔細地在她身上打量了一次，淡淡道：「是我的錯，不該用觸感判斷。」

甯靜的臉龐猛的發燙，冷下聲音道：「如果你想騷擾我，你找錯對象了。」

男人的唇角若有似無的勾起，突然一個欺身將她壓到一旁的樹幹上，抓起她的雙

手固定在頭上方。

甯靜的心猛的漏跳了一拍，腦中閃過小時候的噩夢，想要抵抗，整個人卻彷彿被凍結住了，只能瞪圓眼睛看著男人逼近的臉龐。

「知道怕了？」男人收起微笑，臉色冷峻地瞪著她，「一個女人隻身走在人煙稀少的地方，就是在替自己找麻煩，製造讓人侵犯的機會，懂嗎？」

甯靜深吸口氣，直直的望進他的黑眸，發現那眸中沒有任何一絲惡意，深邃清澈的倒映出她的僵硬。

「懂嗎？！」男人又問了一次，彷彿要確定她是否真的將他的話聽進去了。

甯靜平復了下心緒，緩緩道：「你知道這麼做的後果嗎？」

男人皺皺眉，還來不及反應，下體傳來一陣劇痛，讓他當下臉色遽變。

自從小時候那場噩夢之後，甯靜就勤學學武術，所以這時往他胯間招呼的動作凌厲有力，絕對不容小覷。

「該死！」疼痛讓男人面容扭曲的咒罵出聲。

甯靜趁他鬆開手之際脫身，還不忘趁著他痛得彎腰時，迅速確實地在他的側臉補上一記精準的肘擊。

「唔—」男人發出悶痛聲，身子晃了晃，單膝跪倒在地上。

甯靜趁勝追擊，又抬起腿往他踢去。

可這次男人並沒有讓甯靜得逞，一把抓住她的腳踝，將她往自己的方向扯。

甯靜沒料到他的反擊如此迅速，身子一失衡，跌坐在地，鼻梁上的眼鏡掉落在一旁，而同一時間，男人高大的身子已經壓上來，沉重如大石，讓她無法動彈。

「放開我！」她掄起拳頭往他的臉揮去。

男人狹長的黑眸微微眯了眯，大掌截住她左右開弓的拳頭，將她的手壓制在頭頂。

「妳知道這麼做的後果嗎？」男人的聲音依然冷淡，似乎沒有因為她剛才的舉動發怒。

他潔淨的氣息混合著嘴角破皮的血腥味，以及男人特有的陽剛氣味，滲入了甯靜的呼吸之間，讓她有點暈眩。這是她長這麼大以來第一次跟男人靠這麼近，心跳急遽加速，聲音卻異常的冷靜，「玩夠了，可以放開我了嗎？」

男人的眉尖微攏，眸底閃過一抹詫異，第一次仔細打量著身下女人的樣貌。

她有一張白淨清秀的臉龐，烏黑的短髮直順柔軟，五官精緻，顯得纖弱秀氣，可偏偏那雙眼除了平靜淡漠，還充滿韌性跟某種他無法分辨的情緒……死寂。

「我是N報記者甯靜，這就是警察對待奉公守法的小市民的方式嗎？」

「記者？」他俊挺的臉上浮現鄙夷，嘟囔著，「哪個混蛋把消息洩漏的？」

甯靜將他臉上的表情看在眼裡，猜想他對記者很感冒？

「頭兒一咦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潘彥武遠遠就看到嚴鎧撲倒在地上，連忙走近，才發現他的身下還壓著一個……女人？！

嚴鎧的目光緊緊鎖住甯靜那張秀麗的面孔好半晌，才緩緩地移開身子，站了起來。

「頭兒，你的臉一哇塞，是誰這麼厲害，能在我們刑事之虎的臉上動武？」潘彥武看著嚴鎧臉上難得的掛彩，驚訝的嚷嚷著。

嚴鎧面色難看的瞪了他一眼。

潘彥武馬上用手掩住嘴，只敢用好奇的目光在嚴鎧以及剛剛站起身，正慢條斯理的戴上眼鏡，拍打著身上塵土的甯靜之間穿梭著。

嚴鎧的視線同樣沒有離開甯靜，「妳怎麼知道我是警察的？」這女人真是好大的膽子。

甯靜皺皺眉，「你是不是該先向我道歉？」這男人真是好傲慢。

嚴鎧冷冷的糾正，「嚴格說起來，是我救了妳。」

甯靜想了想，接受了這個說法，「那抵銷了。」

抵銷？掛彩的好像是他？嚴鎧嘲諷的勾了勾唇，不屑的聲音在唇齒間打轉，「記者……」就是這麼讓人不敢恭維。

甯靜看向他，正色道：「記者跟警察一樣，無法滿足每個人的喜惡，如果你曾被記者傷害過，我覺得很遺憾，但不表示每個記者都該被你鄙夷，就像我覺得你的行為失當，但也不會因為你而覺得所有的警察都這麼惡劣。」

嚴鎧的臉色沉了沉，英俊的臉龐上神情更加冷峻了些。

哇，這還是第一次有人敢當著頭兒的面指責他，而且還是個女人咧。潘彥武看了眼嚴鎧烏雲密布的臉龐，忍不住在心中為眼前這個女人默哀。

嚴鎧沒有回擊，將目光瞟向潘彥武，「我不是說案情保密，誰也不許通知記者嗎？」

潘彥武沒料到嚴鎧會話鋒一轉，將矛頭指向了他，要命唷，早知道他就不過來找頭兒了！「呃……我……我有照你的命令吩咐下去，讓其他人務必要守口如瓶，不知道是哪個環節出錯……」

「不管哪個環節出錯，去給我查清楚，否則唯你是問。」嚴鎧的語氣稍微愉悅了些。

潘彥武頓時像洩了氣的皮球一樣垮了雙肩，「要不要這麼狠啊，只不過是不小心看到你被女人揍而已……」

嚴鎧銳利得似要殺人般的視線又剷了他一眼。

潘彥武縮縮脖子，「知道了知道了，我查清楚就是了。」

嚴鎧這才收回視線，卻發現甯靜已離開，繞過了窟窿，朝著林間走去。

「咦，那個女記者要去哪？」潘彥武也看著甯靜的背影，好奇的問。

嚴鎧面無表情的用手背拭去唇角的血漬，舉步跟上。

潘彥武朝著他高大的背影喊著，「頭兒，你要去哪？那邊已經對屍體做出初步鑑定，正在找你耶。」

可嚴鎧卻置若罔聞，腳步未停的跟著甯靜。

「真是奇了，這記者到底是從哪兒冒出來的？頭兒幹麼又像跟屁蟲一樣跟著她？該不會不打不相識，對人家有意思了吧？」

潘彥武為自己得到的結論感到莫名的興奮。

別看嚴鎧長得高大英俊，但在女人這方面真是不及格，每一任女友雖然都是對方倒追，可最後總會因為他的不體貼跟忽視而選擇離去，而他也不在乎，好似完全沒心思在男女交往上。

現在好像有好戲可看，潘彥武自然不會錯過，也跟著追上前。

嚴鎧跟著甯靜走了一小段路，見她停駐在一棵樹下，專注的盯著一顆大石旁邊看。他緩步走上前，沉默的看著她的側臉，那張側臉秀氣柔和，跟那雙幽黑深沉的眸子顯得不是很搭戉。

不知道過了多久，她突然輕輕的嘆了口氣，神色也跟著凝重。

「那邊……」她伸出手指向石頭旁，側著臉看著站在身邊的嚴鎧，「挖挖看。」嚴鎧嘲諷地微微挑起眉梢。

潘彥武怕嚴鎧又說出什麼「破壞」警察形象的話來，趕緊搭腔，「真不好意思，這不包括在為民服務的範疇之中。」

甯靜目光沉靜，卻又帶著一縷哀傷，「如果說，可能有屍體呢？」

嚴鎧神色冷冽的看著經過一番挖掘之後，逐漸外露的屍首，目光又不由自主的望向站在一旁，臉色略顯蒼白的甯靜身上。

她為什麼會知道這邊埋有屍體？

依照她先前的舉動判斷，她一開始就是有目的的朝著掩埋屍體的方向前進，彷彿早就知道在這樹下的大石旁埋著一具屍體。

當屍首慢慢地出土，一陣陣讓人作嘔的屍臭味瞬間瀰漫在空氣中，讓每個人都難受地暫時屏住氣息，有幾個人甚至忍不住跑到一旁吐了起來。

那是一具女屍，因為開始腐爛的關係，看不出實際年紀，腐爛的屍身上有幾處白骨外露。

屍體很明顯曾遭受過凌辱，上半身的衣服被掀起，蓋住了她的臉，下半身的衣物則被褪去，雙手雙腳都被人用絲襪綁住，腹部由左到右被剖開了一半，臟器外露，而乳房處更是血肉模糊，景象慘不忍睹……

嚴鎧銳利的眸子始終注視著靜默佇立的甯靜，那張臉上一直維持著平靜的神態，完全沒有驚訝跟害怕，她就像早知道這一切會發生似的。

嚴鎧走到甯靜的身邊站著，俯視著她，「給我一個合理的解釋。」

在身高一百八十三公分的他旁邊，一百六十公分左右的她顯得更加嬌小纖細，這樣一個女人，有可能跟凶案產生關聯嗎？

甯靜苦笑，「我沒辦法。」

「任何事情都有緣由，我不接受這個說法。」

「我不需要你接受。」

這女人！嚴鎧發現她總能很輕易的惹惱自己。

「或許我能否接受對妳來說不重要，但妳需要有個能讓警方接受的說辭。」嚴鎧黑著臉，一口扣住了甯靜的手腕，「甯小姐，我現在懷疑妳跟這樁凶殺案有關，請妳跟我回去接受調查。」

甯靜皺皺眉，看著他攬住自己手腕的大掌，「你有什麼證據證明我跟這個案子有關？」

「這正是我要查清楚的。」嚴鎧好整以暇的勾起唇。

「嚴隊長，不好意思，這是我們報社的新進記者，若有哪裡得罪您，還請您大

人大量，不要跟她計較。」陳明偉見甯靜久久不歸，尋過來後發現這邊劍拔弩張的情況，趕緊上前調解。

不是他想管閒事，而是這攸關了報社的面子，還有以後他們跟警局之間是否可以維持緊密合作的良好互動。

嚴鎧根本無視陳明偉，犀利的目光在甯靜的臉龐上梭巡。

他自然知道自己沒權利扣留她，這麼做也只是嚇唬她，「如果妳跟案子無關，怎麼會知道這裡埋著一具屍體？」這件事本就是疑點重重。

甯靜直直看著他，隱藏在眼鏡後的瞳眸漆黑幽深，「如果我說了，你會相信嗎？」她的眼神讓嚴鎧的心莫名地微微一揪，「妳說說看？」

甯靜靜默著，久到他以為她不會開口時，她緩緩出聲，「你剛剛不是問我怎麼知道你是警察？」

「是因為這邊剛好發生命案，有很多警察在現場吧。」這是他後來的推斷。

甯靜瞥了他一眼，淡淡地道：「是因為你的味道。」

味道？嚴鎧雖然沒吭聲，但表情已經把他的困惑與質疑百分之百地表達了出來。

「你的身上有煙硝味，表示你今天曾用過槍，但如果是槍擊犯，應該不會傻到在警察周遭遊蕩還不快閃，加上你說教意味濃重的『警告』，你的身分不言而喻，而且，你應該屬於上位者，常常在教訓跟教授其他員警，所以才會連我都教訓了一頓。」

嚴鎧愣了愣，他今天早上的確曾去靶場教授射擊，但這麼久了，怎麼還聞得出煙硝味？

他忍不住聞了聞自己的身上，哪有什麼鬼煙硝味？只有菸草味。

「所以妳是要說，妳知道屍體的位置是因為——」

甯靜氣定神閒的打斷他，「聞的。」

霧氣氤氳中，甯靜躺在浴缸中，回想起嚴鎧那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，嘴角幾不可察的扯了扯。

她對他的反應並不意外，但想到他竟然沒有繼續逼問她，而只是在若有所思的打量過她之後，驅趕她跟陳明偉離開，這就不在她預料之中了。

其實她不是很喜歡讓別人知道她從小嗅覺比別人敏感，因為不想引起別人的側目與質疑，畢竟不是每個人都能接受這世界上有些跳脫常理的人、事、物。

嚴格來說，這個能力對她來說，困擾大於益處。

雖然她已經習慣身處在各種氣味的環境，卻依然讓她感疲憊，所以她家中的一切都是選擇無香味的產品，空氣清淨器也開到最大，才可以讓她的鼻子稍微休息一下。

甯靜仰躺在浴缸中，緩緩的閉上了眼睛，下午的畫面瞬間迅速的湧入腦海。

兩具屍體，不同的死亡時間，相同的手法，都是雙手雙腳被絲襪綑綁，且死者生前明顯遭受凌虐。

她的耳邊似乎還縈繞著女人嬌媚輕快的嘻笑聲。

那個沉浸在愛情中的女人，照理說應該是要在世界的某個角落享受幸福滋味的，

怎知再見面卻成了具冰冷的屍體？

女人借給她的那把傘，此刻還安放在她家的傘架中，再也沒機會物歸原主。

不知道為什麼，這兩樁凶殺案讓她莫名覺得不安，現場因為經過大雨的沖刷，她沒聞到什麼屬於凶手的氣息，但她總覺得這兩件案子肯定有某種關連。

會是那個馬玉華口中的「男人」做的嗎？

甯靜努力回想著當時的情形，隱隱約約似乎憶起了什麼，在濃厚的香水味之間，有抹幾乎不可察覺的漂白水氣味。

她倏的睜開眼睛，自浴缸中起身，拉過浴巾包裹住自己，也恰巧遮去胸前的疤痕。走出了浴室，她坐在套房床邊的矮桌前，拿出本子寫下了：手臂、漂白水或消毒的味道、男友，然後才闔上本子，起身準備吹乾頭髮，這時卻聽到自樓上傳來激烈的爭吵聲，在夜深人靜的時刻顯得更加的清晰。

這裡是她為了方便工作租在市中心的租屋處，總共十二層樓，大部分都是套房，住戶為租屋者居多，她住在五樓，鄰居一般很少往來，甚至沒見過面的也大有人在。

住在六樓的房客是一對年輕情侶，三天一大吵，兩天一小吵，但沒一會兒又恩恩愛愛的一起外出，說真的，大家都見怪不怪了。

「我要分手！」

「妳敢走試試看，恁北給妳死。」

「你這孬種只會撂狠話，這麼能幹怎麼不去罵老闆？成天只會在家裡抱怨給我聽。」

「妳是我女人，我不講給妳聽講給誰聽？」

「那以後別講給我聽了，我不當你的女人了。」

「操！」

爭執的聲音越來越大聲，一縷酒精的氣味自空氣中鑽入了鼻腔之間，甯靜皺了皺鼻子，索性將吹風機打開吹著頭髮，用噪音掩蓋噪音，也驅趕那讓人不舒服的氣味，可一直到她吹乾了頭髮，情侶間的爭吵聲還是沒有消停。

看樣子，這個夜晚又不得安寧了，她邊鑽進了被窩邊想著。

不過甯靜沒有料到，這個夜晚除了這個干擾之外，還有另一個不速之客。

「叮咚！」電鈴聲在甯靜閉上眼的同時響起。

對於鮮少有訪客造訪的她來說，這麼晚的鈴聲，讓她困惑的輕蹙起眉頭。

絕對不會是媽咪有什麼事，因為胖姨第一時間想到的，肯定是用最快速的方式一打電話。

那會是誰呢？

樓上的爭吵聲好像停歇下來，她正好可以睡個好覺的說。

「叮咚！叮咚！」電鈴聲像是等不及似的又響了起來。

一股熟悉的氣味傳來，甯靜不甘願的起身，換下睡衣，隨手套上一件白色的棉質長版洋裝，上前打開了門，朝著眼前的身影道：「有事嗎？」

站在門外的男人身材結實頗長，依然是下午的裝扮—穿著淡藍色襯衫與卡其色長

褲，腳上是一雙黑色漆皮鞋，一看樣子，他還沒有回家過。

「妳知道是我？」她的臉上沒有任何一絲訝色，嚴鎧頗為驚訝。

她才不要告訴他，他的身上有種讓她聞起來感覺特別舒服安心、清爽潔淨的氣味，一股屬於他的氣息一直到後來她才知道，原來他也使用無香產品，而且還跟她選了同一款，這算是緣分嗎？

「有帶搜索票嗎？沒有的話，現在是我的休息時間，請恕我沒空招呼你。」甯靜邊說邊毫不遲疑的準備將門關上。

不用想，她也知道不可能有搜索票。

可一隻大腳卻迅速的伸出，卡住了她正欲關上的門板。

「你幹麼？」這人真的很蠻橫！甯靜有點惱。

低沉且不容拒絕的聲音自門縫傳了進來，「談一談，不會耽擱妳太多時間。」

他這態度分明是不達目的不善罷甘休，她有說不要的權利嗎？

甯靜沉默了片刻，緩緩鬆開手，轉身走進了屋內，「十分鐘。」這就夠久了。

嚴鎧淺淺勾起唇，跟著她進屋。

簡單、樸素，是他對這個屋中的第一個印象。

這裡像極了日本當下流行的極簡主義，屋內除了一張床，一張桌子，一個衣櫃之外，幾乎沒有其他擺設，完全顛覆了他對女人房間該有的印象。

這個女人，還挺有趣的。

甯靜雙手環抱在胸前，等著他打量完自己的「陋室」。

屋內的擺設以亞麻色系的軟裝飾搭配松木的家具為主，鋪在床上的被單則是潔淨的白，跟她整個人給人的感覺很像。

嗯……單人床，甯靜順著他的視線望向自己的床，被單因為方才的歇憩而略顯凌亂。

這麼私密的空間被他窺探，讓她的臉蛋困窘得發燙，於是輕輕咳了聲提醒，「你剩下七分鐘。」

她的不自在讓嚴鎧唇畔揚起抹淺淺的弧度，再怎麼冷靜，她終歸是個女人嘛。

不過他不打算就這點嘲弄她，而是直接切入主題，「甯靜，二十四歲，C大新聞系畢業，成績優異，無前科，無不良紀錄，畢業後直接考上N報社，第一回跑社會線，生活單純，除了上班就是回家，沒什麼社交活動。」

甯靜聽他流利的描述著自己的背景，黑眸微微的眯了起來，「你調查我？」

她微慍的神情讓嚴鎧頗愉悅，勾起唇畔糾正，「是打聽。」他還來不及仔細調查。此刻她的唇瓣緊抵，淨白的肌膚因為怒氣而泛起一抹薄紅，沒有戴著眼鏡的雙眸異常的烏黑晶亮，跟一向的平靜淡漠迥然不同，讓嚴鎧有種更想欺負她的慾望。他繼續道：「很好相處，但卻總讓人有種距離感，很難真正交心——自然也沒男友——」

「閉嘴！」甯靜懊惱的低吼。

嚴鎧低頭看了看腕錶，淺笑，「我還有五分鐘。」

甯靜的臉龐漲紅，惡狠狠的剮了嚴鎧一眼，「我很了解我自己，用不著你告訴我，如果你要說的就是這些，現在馬上就可以離開了。」

嚴鎧收起唇瓣的弧度，突然認真的瞅著甯靜，「我的確找不到妳跟案件的關聯。」他的目光銳利深沉，彷彿試著想要看透她。

甯靜坦然的迎視著他，「這一點，我似乎強調很多次了。」

「真的是聞到的嗎？」這個疑問讓他從下午到現在始終無法停止思索。照理說，屍首埋在那麼深的泥土中，一般人肯定是聞不到的。

甯靜沉默了片刻，嘲諷的挑起唇畔，「你想聽到什麼答案？」

如果他不信，就算她回答再多次也沒意義。

他緩緩走到她面前，俯視著她，聲音充滿誘惑的溫柔，「告訴我真相，我不為難妳。」

這男人，下午來硬的，現在來軟的？

甯靜動了動唇瓣，正想開口，樓上又傳來劇烈的爭吵，而且還伴隨著一股讓她覺得不安的氣味，她不由自主的仰起頭來看向上方。

嚴鎧順著她的視線望去，米黃色的天花板上掛著一盞吊燈，跟一般居家一樣，很平常，沒什麼特別吸引人之處，可那張小臉蛋上卻有種異常專注的神色，眸子跟當時一樣，幽黑深沉。

他扯扯唇，似笑非笑的問：「妳又聞到了什麼？」他深呼吸了幾口，只聞到從她身上飄來的甜甜氣息，是一股屬於女人的天然馨香。

甯靜的眉頭突然緊鎖，沒理會嚴鎧話中的調侃，拔腿就往外衝，邊撂下話，「快點報警！」

報警？她似乎忘記了，他就是警察。嚴鎧愣了愣，隨即大步跟了上前。

甯靜按了電梯，但在電梯門前只停頓了一秒，她就轉往樓梯奔去。

血腥味跟酒精味逐漸加重，讓她很不安，她知道一定發生什麼事了！